



《大殉情》以無伴奏合唱的形式演出 攝：陳立怡

文：李偉民

圖：一舖清唱

「死有輕於鴻毛，重於泰山。」

愛情是偉大盲目的，故此，有人認為殉情是浪漫的，特別是在文學和藝術作品裏；亦有人認為殉情是極為愚蠢的，想也別想。

我愛看粵劇。在台上，古代才子佳人生生死死，都是為了愛。觀眾這刻為了主人翁的死去活來，眼泛淚光；另一刻，看到他們手拖手出來謝幕。生命竟然「有take 2」，於是大家反哭為笑。然後在明天，男女主角在台上又殉情多一次。你看戲劇人生，多麼奇妙！

靈感來自愛情的生和死，啟發了香港首個無伴奏合唱(A Cappella)劇團「一舖清唱 Yat Po Singers」，創作了一個音樂劇，叫《大殉情》(Our Immortal Cantata)。

我經常一時口快，把「一舖清唱」唸成「一舖清袋」，他們的名字真「啜核」！這劇團有三個靈魂人物：音樂創作伍卓賢、合唱指導趙伯承和舞台設計的伍宇烈，三位都是有要求的藝術人。

我喜歡看「一舖清唱」有四個原因：他們年輕、活潑；無伴奏合唱是新鮮和好玩的；他們的音樂作品多是本地原創的；而舞台設計和表演模式都是充滿探討性。

《大殉情》在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演出，這裏設備先進，座位不多不少、寬潤舒適、氣氛親切。我以為，目前看來，觀眾在香港坐得最舒服，看得最舒服的場館，便是這個演藝廳。

A Cappella由中世紀宗教音樂演變而來，除了獨唱，還有混唱，就算音樂及特技效果(如劇中的汽車聲和雀鳥聲等)，都是「口技」造出來的。「無伴奏」發展到今天，有各門各派：古典、流行、爵士、搖滾等不同的音樂形式。



《大殉情》劇照 攝：陳立怡

今次《大殉情》的劇本非常「過癮」：在文學藝術的領域中，有六個「殉情」或「疑似殉情」的故事，但是誰最「死得其所，死得偉大」？「一舖清唱」叫大家來評評：

第一，莎士比亞的《羅密歐與朱麗葉》(Romeo & Juliet)：由於雙方家族的仇恨，羅密歐和朱麗葉不能相愛，朱麗葉假裝服毒自殺，然後打算逃走找羅密歐私奔。但是，羅密歐以為朱麗葉已死，哀傷間喝下毒藥，死在朱麗葉的身旁。到了朱麗葉醒來，看到羅密歐的屍體，悲傷的她拿出短刀自盡。

第二，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：東晉時，祝英台女扮男裝到杭州遊學，愛上了同窗梁山伯。後來，梁山伯終於知悉祝英台是女兒身，欲向祝家提親。可惜祝英台已被逼出嫁，於是山伯哀痛病死，英台到山伯的墓前拜祭時，山伯的墳墓突然裂開，英台跳入墓穴，頃刻，從墳裏飛出一對彩蝶。

第三，《蝴蝶夫人》(Madama Butterfly)：故事講述日本藝妓蝴蝶與美國海軍平克頓上尉的一段情。蝴蝶為平克頓生下小孩，但平克頓只當成人生插曲。多年後他們再遇，但是平克頓已另組家庭。蝴蝶戀愛夢碎，以死明志。

第四，改編自李碧華小說的經典電影《胭脂扣》(Rouge)：香港1930年代的塘西名妓「如花」(梅艷芳飾演)和客人「十二少」(張國榮飾演)相戀，為了逃避社會壓力，相約吞鴉片自殺。誰料如花死去，但是十二少卻偷生，於是，如花這女鬼從陰間回到人間，尋找十二少再續前緣。

第五，香港粵劇戲寶的《帝女花》：明末遺孤「長平公主」面對國破家亡，仍然忍辱偷生，等候夫婿周世顯的出現。終於，世顯尋回長平，兩人於是假裝歸降清帝，到了清帝答應釋放明朝的遺臣，他們便一起在紫禁城內服毒自盡。

第六，最離奇咋舌的是屈原的殉情故事：屈原是戰國時期的楚國人，深得楚懷王信任，但是因為他人的讒言和排擠，屈原被楚懷王疏遠。屈原於是流放自己，最後，抱懷大石，投汨羅江而死。《大殉情》的編劇估計，「愛國詩人」屈原其實是愛上了楚懷王，「男男」戀愛不遂，才走上殉情的道路。



《大殉情》劇照 攝：陳立怡

為什麼我要向大家把六個故事說一遍？因為如果不認識這些故事，是一個文化修養的缺陷。到底上述六個殉情故事，那個最斷腸、驚世、偉大？還是留待觀眾入場找尋答案吧！

《大殉情》很受歡迎，不斷重演，觀眾看得愜意投入。而這表演的藝術價值不錯，台前幕後，都交足「貨仔」。唉，忘記了說，還有舞台才子高世章擔任作曲，岑偉宗作詞。岑偉宗的詞謔而不俗，歡樂中帶來啟發。

「無伴奏」最大的特色是甚麼聲音都可以是樂章。他們把「氣喘」聲音也玩成音樂，除了屈原那段沒有和任何舊歌曲扯上關係外，其他的五個故事都擁有一首耳熟能詳的歌曲：《羅密歐與朱麗葉》的What Is a Youth，《帝女花》的《香夭》，《梁祝》的《梁祝小提琴協奏曲》，《胭脂扣》的電影主題曲《胭脂扣》，以及《蝴蝶夫人》的《晴朗的一天》(Un bel di vedremo)。

「一舖清唱」是近年非常耀目的一個舞台團體。他們青春、活潑、時代感重，在迎合觀眾口味的同時，一班有「藝術底」的同道不斷探討音樂混和戲劇的可行性。他們的舞台常常是簡約且有寓意的，正合我的胃口。特別一提「一舖清唱」的演員，個個「唱得」，各有風格，具無限的爆炸力，

動人演出猶如信手拈來。



《大殉情》劇照 攝：陳立怡

散場時，有觀眾說：「其實有些故事我不知道是講甚麼」，真是叫人「O嘴」。今天香港人的文化常識低落，六個故事對他們來說，也許太多，但是我明白編劇不想「遺珠」，故此，一次過把所有著名的殉情故事送上給觀眾。

另外一位觀眾說：「這個劇只是描述六個故事，但是不同的愛，有沒有共通點？思想層次的分別在那裏？」這點我有同感，如果《大殉情》想提升更高層次，除了輕輕鬆鬆地說出六個故事以外，可否深入一點剖析愛情的真諦呢？

詩人木心說：「一生只夠愛一個人」，為何現代人卻是「一個人只夠愛一天」？看完《大殉情》，我也一起思考，「愛情」的本質到底是什麼？為愛而死的哲學又是什麼？